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王翔：在《百家讲坛》纵论文化

本报记者 哈薇薇

「读博打通专业壁垒 《诗歌三曹》更新解读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继续深造读教育博士？

王翔：我读博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也不是想成为行业标兵，我的追求更多的是谋道和谋智。通过读博我学习到一些更先进的理论，产生了一些更新颖的想法，从而把以前熟悉的东西重新组合，进行创造性重塑。以前有些东西我是有的，但并不系统；虽然有些感触是很深的，但只是自发的。但当我读博有了重塑意识、站在理论源头时，再用理论来解释那些文化现象，就很容易了。

记者：读博给您研究文化带来哪些帮助和启示？

王翔：举个例子。之前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曹操，我只是单纯从文学史的角度思考和讲解。但后来读到社会学包括思想方面的一些著作，再看曹操时，就会把他放在一个社会学的历史上或民族学的历史上来综合考量。

对他功业方面的评价，现在来看，做节目时没有特别强调出来，没有把曹操历史上的独特贡献和人生升华进行有机结合，也就没有把他另外一个点讲出来，就是曹操是一个有政治家襟怀和心胸的人。比起孙权和刘备，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对周公的理解是正确的，他的矛盾和挣扎也一定比别人深刻和煎熬。他想当皇帝，但又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忠孝礼义的观念仍在。我认为他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仰，所以有生之年无论如何都不想打破。从社会学、心理学包括民族的一些东西综合来看曹操这个人物，形象就丰满了。再给他定位的时候，就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思维，这个认知是我读博后的改变。很多古今中外的理论书籍，给我提供了认知事物的多个视野和视角。



实的文化，我当老师也就变得有优势。课堂作为一个检验场，随时可以用。

记者：如何在两种身份间自由切换？

王翔：比如生活中的感悟、对一个东西的终极理解突然生成了，我就想能不能让年轻人知道、年轻人能不能接受，通过这样的过程了解受众。如果只局限于某一个身份，我既不清楚自身有没有价值，也不清楚研究的东西对受众有没有价值，但现在有了双向测试，通过往外看，测试研究的东西对不对，通过往里看，测试研究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在两种身份中自由切换。这两种身份为我提供了双向视角，进可以改变社会，退可以观察、思考社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学文学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就要积极入世，做对社会积极的事情。如果思维钝化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价值，那就只能是孤芳自赏。

传统文化深受欢迎 教研一体张力十足

记者：您先后几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谈谈您的感受？

王翔：最早我在央视讲《诗歌三曹》，是历史与文学结合的讲法。后来我就把这种讲法拓展到《品读中华经典古诗文》，目前播了20多集，反响不错。身处其中，真切地感受到央视的节目近几年在向传统文化转型，而且传统文化趋势当中文史哲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它想营建一种全息的架构，希望讲解者或者节目能给人带来更多启示、更多信息、更多对传统文化的视野和角度。

记者：除《百家讲坛》外，您还与央视有哪些文化节目合作？

王翔：2018年，我还做了一个《文史讲堂》，那个节目是和法

律相关的。不仅要讲传统文化，还要用传统文化来解释古代历法。另一个节目是《跟着书本去旅行》，这里面融入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通过节目和自我设计，让孩子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动中感悟人生道理、体会文化魅力。另外还有两个节目，一个是《百家说故事》，这个节目是针对普通大众的；另外一个《汉语桥》，目的是让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通过这些节目，央视把传统文化的触角向学界和普通大众延伸、向国内和国外延伸，真正让文化落地，融入生活。

记者：通过录制一系列文化类节目，给教育教学带来哪些启示？

王翔：做节目需要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同样需要精心设计，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做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必须按照精心设计来传达教育的企图和目标，因为即便你学富五车，不会

优化、不会设计，节目也不会好看。而这种设计感、效率感，我就会带回到课堂上。还有沟通的视角不一样了。以前只看自己学校的学生，而且只看学生的思维，但现在就会有一个跨区域思维，就不会局限于某一范围，课堂的张力就不一样了。课堂原来更多的是聚焦于它本身，现在能给它一些留白，能够向多维方向发展，这对学生的思维拓展是大有益处的。

我有一个体会，原来在课堂上，提到文学、历史，学生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对于社会热点就很难讲出独特的看法。现在我常做节目，本来就在社会中，就会很自然地把书本上的知识点和社会上的某些热点进行有效的对比分析。这其中虽然没有刻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但无意中就把学生单纯的教育需求和整个人的素养需求结合起来了。

共铸沧州文化之光

微言

在采访中，从王翔的言谈话语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家乡文化的挚爱和深情。他认为，在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今天，沧州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提高对历史文化、历史人物的全面挖掘和有效整理。同时借助各种传媒手段，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全息打造。比如高适，从人性和家国情怀的角度宣传，就是很好的切入点，以期达到人物与城市符号的目的。

对于沧州文化，他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说我们有

采访手记

沧州市第三届孔子思想与当代价值学术座谈会举行



解康摄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 通讯员孔维涛）8月19日，沧州市第三届孔子思想与当代价值学术座谈会会在市群艺馆举行。座谈会由沧州孔子学会和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专业委员会主办，来自社会各界的儒学爱好者共聚一堂，畅谈儒家经典，共论传统文化。

座谈会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作了题为《儒者之行——<礼记·儒行>的内涵与启示意义》的主旨报告。报告中，刘丰从“原儒”入题，阐述了儒家学派核心理论、经典体系和思想传承的构成要素，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六艺

为法，崇尚仁义，宗师孔子的儒家特点，分析了儒家对“儒”自身的定位。并从如何理解儒学、德性与德行、儒学的“知行合一”三个方面分享了《儒行》的现代启示。随后，大家就孔子思想与当代价值研究、儒家文化在团队文化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传统儒家经典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分别进行了交流探讨。

沧州孔子学会会长孔繁义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家园，更能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智慧和力量。

编者按 8月10日，《高适 激活沧州“长安三万里”》在本报刊发，高适这一历史文化名人再度引发热议。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金琢看到报道后打来电话，对高适具体出生地提出了个人看法，并转来盐山高适文化研究会顾问闫广超的研究文章。特刊发如下，以期推动沧州历史文化名人研究。

高适故里今何在？——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籍里考辨

闫广超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籍贯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目前，高适的故里主要有河北景县、河北沧县、河北盐山、河南洛阳等四种说法。那么，高适的故里到底是哪里呢？

河北景县说

其依据是唐末五代时期后晋刘昫等人编著的《旧唐书·高适传》，书中记载：“高适者，渤海蓆人也。”蓆县就是今天的衡水市景县。渤海是汉代的郡名，后汉时蓆县属渤海郡；隋代废渤海郡，蓆县属观州；唐代废观州，蓆县属德州。在高适生活的唐代，已没有“渤海郡”这一建制，并且蓆县也早已成为德州辖下的一个县。既然如此，那么《旧唐书》中为什么还称高适为“渤海蓆人”呢？

笔者认为，这里的“渤海蓆人”并非指高适的籍贯，而是就高氏的“郡望”而言。“郡望”是一个姓氏的名门望族所在地。唐代人最重郡望，唐代大文豪韩愈本是河南河阳人，但却世称“韩昌黎”或“昌黎先生”，就是因为昌黎是韩姓人郡望。当时人们一提起姓高的，也自然会先想到“渤海蓆县”，因为“渤海蓆县”正是天下高姓人的郡望。在隋唐前，即有“天下之高出于渤海”的说法。

对于高适的籍里，前人早已作出辨证，《四库全书总目》149卷《高常侍集》提要中指出：“考唐代士人多题郡望，史传亦复因之，往往失其籍里。”到了北宋年间，史学家欧阳修、宋祁等人撰写《新唐书》时，觉察到了《旧唐书》中关于高适籍里存在的这一问题，于是经认真考辨，确定高适为“沧州渤海人”。这摆明了就是不承认高适是“渤海蓆人”。

河北沧县说

《新唐书·高适传》记：“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说：“高适，字达夫，沧州



沧州名人植物园里的高适塑像

人。”明代陈循等编纂的《寰宇通志》卷二：“高适，沧州人。”明代天顺年间编纂的《明一统志》卷二：“高适，沧州人。”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卷三十二：“高适，字达夫，沧州人。”另外，万历《沧州志》卷四、康熙《沧州志》卷八、乾隆《沧州志》卷九、民国《沧县志》卷八皆谓高适沧州人。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十、万历《河间府志》卷十一、乾隆《天津府志》卷二十八《文苑》均谓高适沧州人。

有必要说明的是，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的两部《河间府志》均属地方官修。当时的沧州和景州（景县的前身）均隶属河间府管辖，编纂者对高适的籍里在沧州还是在景州需要作出一个抉择，最后他们舍弃了景州，选择了沧州。到了清朝乾隆初期，此时沧州（包括南皮、盐山等县）已划归天津府管辖，高适也随之“划拨”出去，进入了《天津府志》，而乾隆年间所修的《河间府志》也就没有再收录高适。

古今众多专家学者对高适是沧州人这一说法基本无甚分歧。但是，因为沧州治所在沧县，所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认为，“高适是沧州渤海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沧县。”其实，这样的认定是很勉强和武断的。沧州的治所在沧县，高适就成了沧县人；如果某人是山东人，难道他就一定是省会济南人吗？

河北盐山说

高适是沧州人的观点，古今学者比较认同；但高适的籍里到底是沧州哪个县、

哪个乡、哪个村呢？其实这个问题前人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原属南皮县、今属盐山县的夜珠高村。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三记载：“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今改夜珠高家。”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十七：“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雍正《畿辅通志》、嘉庆《大清一统志》都是国家最高政府官修的史籍，学术认定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雍正《长芦盐法志》附录卷十《古迹·甘井》，谓（甘井）在高适故里，今称夜珠高家。乾隆《天津府志》卷十一《古迹》、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古迹》，皆称：“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今改称夜珠高家。”康熙、光绪、民国年间的《南皮县志》都记载：“高适故里，在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民国时期著名方志专家贾思敏在《盐山新志》卷二十六《金石》篇中，也提到了南皮夜珠高村是高适故里。今人傅希克《高适籍里求是》也认为，高适籍里应是唐沧州饶安（即今河北省盐山县），而非河北景县。

在研究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笔者也曾到高适故里夜珠高村实地探访过。夜珠高村位于现在的盐山县城西南70里漳卫新河北岸，今属圣佛镇。相传村南有一片松林，林中有一颗夜明珠，白天看不到，每到夜晚就光芒四射，于是借当地望族高氏之姓，取名夜珠高家。村内原有一高氏祠堂，祠堂门柱的对联“汉朝以来是老乡，饶安城西故人家”，据传就出于高适之手。村东有高氏祖坟，据说高适即葬于其中。夜珠高村《高氏族谱》记载，高适的儿子名叫高文学，曾任大学士；孙子高堂，任过户部员外郎；高堂的儿子高光道，任六合知县。

河南洛阳说

20世纪初，洛阳附近陆续发现了据说属于高适家族的几方墓志。有人据此考证出，唐朝前益州长史成都尉朱守臣故夫人高嫔，是高适的父亲高从文（墓志文中记为高崇文）的女儿，其祖父是唐高宗时左



卫大将军高侃。高适的父亲高崇文还有两个哥哥高崇德、高崇礼。崇德的儿子叫高琛，崇礼的儿子叫高琮，这样就构成了高适家族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系。

但《旧唐书》上却明明记载：高适“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也就是说高适的父亲名叫高从文，在韶州长史任上去世，可《高嫔墓志》中记载的却是“高崇文”，《高崇文玄堂记》中更说他“以开元七年五月十一日终于广陵私第”，说明高崇文去世于自己在广陵的家中。再说古代大户人家给儿孙取名字都非常讲究，如高崇德之子高琛，高崇礼之子高琮，名字都带“玉”字旁，独有高崇礼（从）文的儿子高适名字不带“玉”字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高适跟他们或许根本不是从兄弟。

另据墓志文，高适的祖父高侃为高宗朝名将，封平原君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但《旧唐书》却记载：“适少落魄，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真不知平原君开国公高侃仅历两世，孙子高适何以竟落魄如此？怎能不令人生疑？

据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结论，墓志上的高崇文或许根本不是高适的父亲高从文，高适跟墓志文中提到的高侃、高琛等人也并无关系。

综上所述，既然洛阳、景县、沧县都不可能高适籍里，那么高适是沧州盐山夜珠高村人应该是有最大可能性的。

钩沉